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八十九回 藏頭露尾莫測妖狐 俠骨冰心決除害馬

鳴乾同薛氏母女，書中已無再記的必要。但害他們以致於今日地步的李美良同畢三麻子等一班人，現在也並不適意。其時畢三麻子已進了外國牢間吃太平糧飯。美良等三人，也亡命日本，然而並不關於鳴乾一案，其中另有緣因。大凡不安分的人，縱然僥倖漏網，但估惡不悛，無有不一敗塗地的。他們自那日著畢三麻子送炸彈到鳴乾家中之後，次日便看見報上有炸彈爆發的新聞。他們見目的已達，隨也丟開不問，另尋主顧。美良等雖然暴亂成性，殺人如兒戲，那畢三卻還入伙未久，送炸彈也是破題兒第一遭，所以得悉鳴乾身受重傷的消息，常覺心懷惴惴，深恐被包打聽尋著了，可不免要送鎮守使衙門槍斃，損人並不利己，還慮性命不保，想來不勝後悔。走在路上，也常彷彿有偵探跟隨著他，時時東張西望，遇有形跡可疑的人，對他多瞧幾眼，他便嚇得魂靈出竅。在他固然是做賊心虛，不得不分外留意。不期這時候，竟有一個人暗中監視他的行動，而且藏頭露尾，常被親眼看破，你教畢三怎不驚恐。那人天天候在美良機關部的附近，有時掩在小弄內，有時同擺水果攤的長談，見了美良等三人，他急忙掩掩藏藏，避出他們視線之外。惟有時遇著畢三進進出出，他卻異常注意。因畢三貪機關部中有現成吃飯，自己上飯店吃飯，每一頓至少也須要花一兩角小洋。他兩條腿本來很閒，所以寧可多賠些腳步，午晚兩餐，終得往機關部中吃飯。一日出入數次，被那人看得很熟。畢三起初還當此人是住在附近的人，後來越看越覺得形跡可疑了。因他穿的衣裳，有時洋裝，有時中國裝束，頗為漂亮，不像是下流人物，緣何天天站在馬路上？有這一層疑點，畢三便慮著就為鳴乾一案，來了什麼偵探。看他雙目灼灼，亦頗注意自身，因此更覺驚恐。

那一天他吃罷飯出來，又看見這人在對面水果攤上吃嚼蘭水，因那時天氣已熱，久站馬路上，不免口渴之故。畢三見了他，慌忙低頭疾趨。那人也看見畢三出來，忙將嚼蘭水一飲而盡，玻璃杯還給水果攤主，自己也拔腳跟在他後面。畢三見他趕來，嚇得心膽俱落，急急放開腳步，拚命狂奔。那人見他逃走，也就止步不追，可把畢三嚇出一身冷汗。奔了一段，回頭不見那人，方將驚心放定。一路喘息，到燕子窠中，害他多吃了好幾角錢鴉片煙。這夜他想想有些膽怯，竟不敢再到機關部中晚餐，躲在燕子窠中，買碗光面充饑。次日他欲將這事告訴美良等知道，所以午飯時候又到了機關部。美良等見了他，都同他取笑說：「畢老三，你昨兒怎肯漏卻一頓夜飯的？」

畢三便將如此這般，一情一節，告訴他們聽了，美良等都各一怔，忙問此人何在？畢三說：「他每天吃過飯，一兩點鐘時候，一定在這裡左右小弄口，和對面的水果攤，隔壁的煙紙店幾處。」美良等聞說，也就紛紛議論，猜度情由。或因他們敲詐手段，忒殺膽大妄為，已被官府得了消息，故派偵探在這裡秘密調查，承機拿辦，想來頗近情理。若說單為鳴乾一案而來，據畢三說，此人發現以來，已有一個月光景。鳴乾還是三五天前頭之事，日期不符，決非同一問題可知。不過自己的巢穴，被他們知道了，倒也是一樁很危險的事情，惟有遷地為良。於是彼此又商議搬場的方法。因那人日常掩伺在此地弄口，搬時要逃過他的耳目，卻也很不容易。議了多時，未有結果。吃完飯，畢三想趕在那人來的前頭走，免得再被他碰見，因此不敢停留，放下飯碗，嘴也不抹，就此出來。不意還沒出弄，又看見那人從馬路上經過。幸他眼望別處，自己沒被他看見。畢三慌忙縮回屋中，告訴美良說：「此人又來了。」

美良連稱可惡，問復漢、楚雄三人，你們可敢出去看看，此人究竟是誰？為何跟著我們作對？復漢、楚雄聽了都搖頭不敢出去，說：「別的不打緊，只恐今日面貌被他認熟了，以後搬場，仍容易給他找著，還是不睬他的為妙。只消我們幾時揀一個清早，神秘搬了出去，連左右鄰舍都休讓他們得知我等搬往何處，料他也打聽不出了。」美良點頭不語，他心中頗欲認認這人是誰，不過自己也慮危險，不敢露面。聽復漢等都不敢出去，他也沒法想了。忽被畢三一句話提醒他道：「這人已在此弄口守候一月有餘，難道你們出出進進，沒有被他看見的日子麼？要認得也早認得了，出去看看何妨。而且一回見過，日後遇著他，也好自為留意。不然他在暗處，我們在明處，他認得你們，你們不認得他，豈非反為不妙。」

美良、復漢聽了，同聲道是。但他兩個口內雖然答應，四隻腳卻不曾移動一步，仍舊沒人敢出去探看其人是誰。畢有楚雄是個直心人，當時就自訴奮勇說：「讓我親去觀來。」又教畢三同他出去，指點他看。畢三雖有些膽怯，但素曉得楚雄脾氣不好，觸犯了他就要吃嘴巴的，因此不敢不依，兩人掩掩藏藏的，走到弄口，畢三低聲告訴楚雄說：「對面炭店門口，那個吸香煙的就是。」楚雄一眼看見此人，失聲道：「咦，原來是他這混賬忘八蛋！」那人也看見楚雄出來。慌忙背轉身軀，閃入旁邊一條弄內去了。畢三忙問楚雄：「你認得他麼？」楚雄不答，一腳奔回機關部，對美良、復漢說：「奇事怪事，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就是那個混賬忘八蛋。」美良等聽了，都不懂這忘八蛋是誰，問楚雄你係什麼人？楚雄頓足說：「該死，你們連忘八蛋都不曉得了。」美良大笑說：「忘八蛋是你自己心中的忘八蛋，別人怎曉得你什麼啞謎？」

楚雄也覺這忘八蛋三字，果然是自己的心理，並沒有正式替那人上徽號，無怪他們不知，因道：「就是尤儀美這廝。」美良驚道：「他來做什麼？」旁邊復漢冷笑道：「何消說得，又是想得我們的賞格無疑。」楚雄一聞此言，怒氣填胸，大罵儀美賊子，如此忘恩負義，屢圖傾陷我等同志，今日不拿手槍打殺他，誓不為人。美良、復漢都教他輕口，這裡不是獨家村，若被左右鄰舍聽得了，豈不惹禍。畢三聽了，方知這人乃為他們三個而來，與自己並無關係。又聽他三人互相計議，說：「此人不除，後患無底。現在他既到這裡，決不安逸，一定就要出花樣了，我們必須設法離開這裡，或者令他離開我等，方是道理。要我等離開他，除非秘密搬場，逃過他的耳目。只恐他同貓捉老鼠一般，嗅著味道尋來，我們可不能一日三遷的，捨此惟有令他離開我等。但腳在他的腿上，他要來，我們不能教他不來。要他不來，除非將他幽囚，或者挑斷他的腳筋，弄瞎他的雙眼，爽快些索性將他殺卻了事，倒也是一法。但恨這廝乖尖了頭，恐他不肯就我們圈套罷了。」

畢三聽他們講的，盡是茹毛飲血的話，不由毛孔直豎，那敢再聽下去，就此走了出來。儀美見了，又跟他好一段路，看他意思，似欲同畢三攀談說話。因畢三見他有些懼怕，急於滑腳逃走，因此不能開講。但屋內美良等三人，正聚精會神，討論對付儀美之策。復漢說：「他生平最歡喜的，惟有財色兩事，要他入彀，非此不興。他現在注意我等，無非欲得政府所出的賞格，賣掉我等生命，也是為財，將計就機，惟有以身作餌，另串一個人出來，假意同他聯絡，合計誘我等入彀，暗中卻用倒脫靴一法，將他誘入我們的範圍，那時要他死要他活，就可由我們發付。」美良點頭道：「此計甚妙，但不知那一個可當與他聯絡之任呢？」

復漢道：「我們三人，沒一個可以去得，除非弄一個第四人出來，此人眼前只有畢三，或可勝任。」美良搖頭說：「畢三不興。一來他面貌已被儀美認熟了，二來他膽量太小，以前只送了一回禮，至今還在那裡擔憂，大事焉能勝任。三來他本是個下流人物，替我們跑腿，無非想得幾個錢好處，設或同儀美談論之後，許他更大的利益，他兩個人當真聯絡了，我們還等他倒脫靴，不知不覺反被他誘入圈套，那時後悔何及。」復漢聽說，卻也沒話再講。只問美良：「依你怎樣？」

美良道：「我也未有主意，人心翻覆，智者難知，若非深交，何能共圖大事。現在除我三個人之外，並無患難共相的朋友。所托非人，寧可不托，不知捨此還有什麼別的法兒沒有？」漢良道：「除些之外，惟有用女子去勾引他。但照你這般說，男人尚慮其翻覆，婦人女子的脾氣，更捉摸不定了。」美良低頭無言。楚雄說：「你們自有這許多周折，依我想來，他天天掩在這裡附近，我們只消出其不意，捉他進來，隨心所欲，收拾他就是，何必用什麼餌不餌呢！」美良、復漢都笑說：「你以為馬路上沒有人來往看見的嗎？」楚雄鼓嘴不語。美良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歎道：「惜乎我們現已不住在國魂家裡，不然他兄妹兩個，很可以替我們出些力呢。」這句話卻將復漢提醒，說：「國魂雖與我們久未相會，但他的宗旨，素與我等相同，也是嫉惡如仇的，我們何不同他去計較，想他兄妹從前也曾吃過儀美的大苦，現在我們發起，除此孽障，諒他亦有同情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」

美良道：「只怕他現在和我等疏遠已久，不肯幫我們的忙，豈非白買一個面子。」復漢道：「你就是神經過敏的不好。我們又沒得罪他，焉知他是否同我們疏遠。我們別管他成不成，且去找他試一試再說。」美良亦無別話。於是他兩個，命楚雄守門，二人一同出來，果然見儀芙老遠站著，一見他兩人出來，又閃躲不迭，情形可笑。美良等也不睬他，徑自僱車到國魂處。現在國魂果已改了脾氣，閉戶讀書，不問外事。他妹妹漢英，也在家學習音樂，鋼琴一曲，趣味頗濃。舊日同志，也沒有來看他們的，今朝美良、復漢兩個，突然惠顧，不啻空谷足音，國魂兄妹，頗為歡迎。復漢說明來意，國魂聽他們要他幫助乾這犯法違條之事，心中未免不願，說：「我想儀芙這人，品行果然不好，但念他與我們多年同學，革命以來，當年許多同志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淪落天涯，風流雲散，眼前只這四五個人了，現在他的行蹤雖然可疑，但並無傾陷你們的憑據，你們何必同他一般見識，由他去就是咧。」

當下美良、復漢聽他一口回絕，不覺面面相覷，頗悔虛此一行。旁邊漢英女士，忽對美良擠一擠眼睛，美良心知必有緣故，忙道：「國魂兄此言甚是有理，他不惹我們，我們也不惹他便了。」國魂頗喜。美良乘間問漢英道：「女士近來作何消遣？」漢英笑道：「我現在新買一口披哀拿，踏得很好的外國調兒。只是我哥哥很怕我，說我鬧得他頭腦發漲。我想二位一定歡迎我，踏一曲你們聽聽的，請到我的音樂室中來罷，這裡讓我哥哥看書，他是歡喜清靜的，你們休得鬧他。」國魂聽說，不覺笑了。原來漢英現將從前美良等做臥房的這一間，改作音樂室，內藏中西樂器，他們熟不避嫌。美良、復漢二人，便隨同漢英過去，國魂卻仍在自己房中看書。漢英既引了美良等二人，到她的音樂室內，方問他兩個：「你們現在究竟打算將姓尤的作何處置？」

美良道：「他目下雖然未有什麼發展，但何候在我們寓處旁邊，已有一月有餘，我們料他一定存著什麼目的，所以打算先下手為強，無奈你哥哥不肯幫忙，真令人沒法可施。」漢英道：「儀芙這廝，金錢主義，惟利是圖，將同志的性命，當他的買賣品，前回我哥哥也被他栽贓誣陷，幾乎斷送性命，想來令人可恨。不過我哥哥的脾氣，近來變了，他從前不是也和你們一般，喜歡烈烈轟轟，幹一番事業的麼！現在經過幾次失敗，變得心灰意懶，滿肚子消極主義。從你們搬出之後，姓尤的曾寫過一封信來賠罪，說那天寄包裹這件事，乃是受人之愚，事後方才知道，心中抱歉非凡，意欲登門謝罪，因恐不見納，故此先寫信來，請賜回音等情。我當時便對哥哥說，此人反覆無常，十分可惡，我們正恨沒法擺佈他，現在他自投羅網，我們何不將計就機，哄他到這裡來，閉上大門，打他一頓，殺殺水氣，也是好的。我哥哥便怪我女孩兒家，豈能存這種暴烈性氣。常言道：「逆來順受。寧使天下人負我，莫使我負天下人。他雖不義，我們不可不仁。這種人我們何必同他一般見識，不去睬他就是，還值得惹是招非，弄他來家打他呢。便打了他，我我有何好處？倒反結下一個冤家，甚不值得。你們想我同他商量，他還如此回答，適才你們要他幫忙，他如何肯答應呢。所以我使眼色給你，教你們休多話了，說也徒然的。老實說，這種事，還是找我商量的好呢！」

美良喜問女士有何妙法？漢英笑說：「可笑儀芙這廝，寫信給我哥哥，未得回信，後來又連寫給我兩封信，無非說他自己的疏忽，現在追悔莫及，要我在哥哥面前，幫他說好話。我自然不去幫他，不意他寫信寫順了手，從此就三天一信，五天一信，富貴不斷頭的寫來，我雖不理他，他卻自得其樂。幾天前頭，他來信說，自己現借住在什麼女學堂裡頭，目下學堂放暑假，有一班女學生在彼，設了個暑假音樂研究會，教我也去入會。我於音樂一道，本極歡喜。只為有儀芙那廝在內，心中就覺不高興了。昨兒他又來一封信，問我肯去不肯？你們若要收拾此人，我倒可以犧牲一下子，為同志謀一樁小小公益。不過有句話，你須記著，你們不下手便罷，若要下手，決不能再留此人在地球之上，只恐冤冤相報，永無了的日子。所以我先問你們，若有這個膽子，我方可以替你們盡力。如若畏首畏尾，臨時懼怯，我也不乾，免得被人留一句話柄。」

美良聽說，暗服漢英大有肝膽，出言吐語，不像是個女子。心想適才復漢說，用女子勾引儀芙，乃是最上之策，只愁婦女心腸翻覆無定，有漢英肯替我們出力，還愁何事不成。看復漢也對他目示意，兩人彼此心照，同聲說：「我們決非膽怯之輩，大丈夫作事，須要能說能行，此人現在狠毒已極，我等不取他的性命，只恐他也要取我們性命來了。所以我們不能得他到手便罷，如女士能設法將他哄入我們的範圍，我們決不讓他生回故土，不知女士用何方法，可以哄他入彀？」漢英笑道：「方法不難，現在未便宣佈，臨時自知分曉，你們休得性急，也不可在我哥哥面前露甚口風。多則十天，少則一個禮拜，再來聽我回音便了。」

美良等大喜稱謝，漢英笑道：「講了半天浮文，把正事忘了。我不是說請我們到此聽琴的麼？二位請坐，讓我踏一支外國調愛與戰你們聽。」說罷，開了琴匣，就此坐下去踏琴。踏罷琴，又弄別的樂器，也不再提儀芙的說話。不多時國魂進來了，他們更難啟齒，到黃昏時候，方辭了國魂兄妹出來。走在路上，復漢對美良說：「談女士的話，不知是真是假？若是假的，她不該戲弄我們。若是真的，她為何同沒這件事一般？說過了就踏琴遊戲，毫不放在心上。就教你我生平乾過多少大事，倘遇這種重大責任，也不免要上心事，何況她是個嬌怯怯的女子，所以我心中很疑惑的，恐她有意弄我們開心。適才本欲再提她一句，又被國魂闖了進來，不便多說，你看談女士這件事，究竟能作準不能作準？」

美良道：「談女士的脾氣，我很知道。她與尋常女子不同，說得到一定做得到。不聽她適才還敲我們一句，可有膽量，這豈是兒戲之辭，我們休管她准與不准，且待一禮拜之後，去討她回音，一定有個交代的。」不表二人回去，再說漢英當夜就寫一封回信給儀芙，說：「你的來信，我知道了。音樂會我很贊成，請你替我先報名，隔一天我還得來參觀參觀呢。」

儀芙喜出望外，一面又寫信給她，約漢英參觀的日期，自己也不再到美良等機關部門首站崗去了。原來他天天守候在他們機關部附近，倒也並不是要轉美良等三個人的念頭。他曉得這一帶地方，常有黨中人出入，意欲看準瞄頭。弄他一兩個回去，賣給政府，得幾百塊錢賞銀適意適意，因此不惜工本，在彼守候。他最注意的，便是畢三麻子，見他獐頭鼠目，煙容滿面，料他是個跑腿的腳色，不是有名人物，打算同他攀談熟識了，走他的腳路，再去轉一班大人物的念頭。所以幾次三番，跟在畢三麻子背後，就是預備同他搭話的意思。不期畢三見了他，先自心虛，避走不迭，儀芙不敢十分逼緊他，只得一天天前去等候機會。幸他本是消閒的身子，無拘無束，盡有工夫，做這巡捕事業。他見了美良等，便急欲藏躲，也並非為懼怕之故，只因彼此熟識，恐露風聲。而且有過從前一回事，現在也覺見面難為情，所以預先避開了，免得兩下覷了面，招呼也不好，不招呼也不好的緣故。卻不料被他們誤解其意，頓起了謀害之心。也是儀芙自己宅心不善，損人利己，才自招殺身之禍。這是後語，我且慢提。先表漢英接到了儀芙的回信，自己也不告訴哥哥知道。到了那天，換一套白紡綢衣裙，腳上也是白絲襪，白帆布高跟皮鞋，手攜一隻白緞繡花外國錢袋，收口的絲縑，挽在她一彎羊脂白玉似的手腕上，彷彿天仙下降一般，令人眼為之眩。漢英今天，有意打扮得十分嬌豔，好教儀芙急色兒，見了她六神無主。她出入不慣帶底下人，獨自一個，按著儀芙信中地扯，尋到這女學堂內。儀芙相候已久。原來所說的音樂會須要傍晚時候，方才聚集。漢英去時尚早，儀芙便請她宿舍中暫坐。漢英也不避嫌，竟隨他到宿舍中。儀芙撥凳倒茶，忙得他不亦樂乎。漢英見桌子上有封信攤著，眼梢帶著，下邊彷彿署名是衛運同三字，正欲看信中有何言語，儀芙已將他摺疊好了，藏在身邊。漢英問他什麼信？儀芙說：「這是家裡催我回去的信。」

漢英曉得他不是實話，也不再問。儀芙見漢英今天穿的一身白，有如白衣大士一般，坐在對面，講話時，吹氣如蘭，這般風光，生平未曾消受，還疑身在夢中。看看眼前東西，都是日常見慣的，擰一把大腿，也覺皮膚生痛，方知並不是夢，但頗疑惑，既不是夢，緣何今天漢英這般宛轉可人，渾不似從前的倔強脾氣，實覺奇怪？也許是我尤某的福氣來了，意中人就我範圍，心中不勝歡喜。再看漢英，也花顏帶笑，星眼流波，面如出水芙蓉，眉若初生新月，真有形容不出的妙處。儀芙看得呆了，張口結舌，連一句攀談的說話，也說不出口。漢英遊目四盼，有意讓他飽看。兩人呆對多時，漢英想這樣悶坐，豈不被茶房人等生疑，因問儀芙道：「你並不在此教書，緣何可以寄宿這裡？」儀芙說：「此間教習人等，同我相熟的頗多。值此暑假期內，宿舍中很有空榻，他們邀我在此暫住幾時，閒來講話作伴，待開學之後，仍須搬出去的。」

漢英點頭稱是。她問這句話，也有意思，因恐儀芙在學堂中，執掌什麼重要職權，自己不便輕易調虎離山。現在曉得他實是一個閒人，頗喜容易措手。儀芙也問漢英，現在國魂兄作何勾當？外間同志人等，可還有往來沒有？漢英豈肯告訴他實話，說哥哥現在朋友越結越多，孫中山也同他十分要好。我家常往來的，還有許多有名人物，我一時也記不起來。他們起初拿我家當作機關

部，常來議事，後來我恐又要惹事，對哥哥說了，才往別處去聚會的。儀芙一聽這句話，由耳朵中直鑽進他的心內，忙問：「中山先生，同你可曾見過？」漢英道：「豈止見過，還很熟識呢。」

儀芙大喜，他曉得孫中山現在政治上大為活動，自己便打算托漢英介紹，得與他們聯絡了，日後一定有個好好的位置。萬一不能如意，那裡有名的革命黨人很多，我也可以設法弄他一個，買給運同，他已來信催我好幾回了，若能在那邊揀選一個，諒必比美良處高出萬倍，極少也可賣三千二千銀子。心中存了這個主意，所以急同漢英商量，說：「女士可以介紹我同中山先生，和他一班同志相識否？」漢英微笑道：「那也未嘗不可，但必須讓我先對中山說了，他若贊成，方可以帶你同去見他。若不先取他的同意，只恐臨時被他拒絕了，倒反難以為情，你道是不是？」儀芙道：「這是理所當然的，不知在哪裡可以見他？」你府上行不行？」漢英一想，若到我家，豈不當面戳穿，忙道：「我家裡去不得。一則你要見中山必須到他辦事處，或公館裡頭，方見得尊敬。若在朋友家裡，便同出於偶然一般，太不鄭重。二來我哥哥現在交著一班新朋友，常說從前那班老朋友，都沒能為，沒本領，紙上空談，不成大事，你若前去，他一定不肯讓你同這班人見面，所以事前決不能給他知道，寧可後來再告訴他的。講那見的地方，且待問過了中山，再定便了。」

儀芙問幾時可得回音？漢英說：「此事不能性急，極快也要三五天之後，方有回報。」儀芙頗喜，兩人又閒談了片刻。漢英說：「你們這音樂會開得太遲，我沒工夫等了，也許明後天得空再來，我要走咧。」儀芙請她來，也不是專誠為要她入音樂會的目的，所以並不強留。漢英回去，不動聲色。國魂竟不知他妹子今兒出去，掉下天大的槍花。漢英天天依舊踏琴唱歌，外貌非常鎮定。但那儀芙自被她一番惠顧之後，弄得神思顛倒，寢食不安。他因漢英說過，明後天也許來看他們的音樂會，因此不敢跑開，天天在宿舍中老等，連美良機關部旁邊，也不去守候了，以致他們一班人，都頗奇怪，說：「這忘八蛋怎麼幾天不來？光景暑熱天氣，曬在太陽底下，發痧死咧。這也是要錢不要命的結果。」

可巧這時候，接到一封書信，說前日所談之事，刻已準備進行，你們速去揀鄉間僻靜之所，租一間房屋，須要如此這般的佈置，限五天內完工，餘言面敘。下無具名。美良已知是漢英的來信，與復漢、楚雄等看了，都不明白她是何用意。因限期頗迫，只得打發復漢出去尋房子，如法行事。自己卻仍到漢英處探迅意見，漢英並不告訴他怎樣經過，只問我的信，你接到沒有？美良說接到了。漢英又問：「可曾照辦？」美良說：「已交代復漢前去辦了。」漢英說：「已辦得很好。你再過三天到這裡來，我有話告訴你。」

美良還要問別的話，漢英又嘻嘻哈哈的去踏洋琴，國魂也進來了，美良不免仍舊抱著個悶葫蘆回去。只樣過了兩天，漢英瞞著國魂，又私自出去探望儀芙，可憐儀芙已望眼欲穿，見了她，恨不能一口吞下肚去，免得放她走開之後，又要望穿秋水。但漢英卻落落大方，真有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之勢，所以儀芙也不敢十分輕褻她。坐定之後，儀芙問漢英前途見過沒有？漢英說見過了，他很贊成會會你，不過這幾天沒工夫，須待三天之後，方能見客。儀芙聞已答應，不覺喜出望外，說：「就是三天之後便了，但不知怎樣的去見他？」

漢英笑道：「你休耽心，我可以帶你同去的。暫時相會的地方，也未定呢。不過你須守著秘密，不可對第三人說起。因現在政府裡頭，派著許多人，在上海打探中山的行動，暗地報告北京，所以他的辦事處，也不讓局外人知道，恐怕洩露風聲，你須仔細。」儀芙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我便是政府偵探的耳目，你自己對我說了，還要教我瞞人呢。」聽漢英又說：「我到此很為不便，而且他那裡會客也極早的，每日只有早上六點到八點，兩個鐘頭，這時候恐你們這裡茶房人等，還沒起身，我來敲門，豈不被他們唾罵。況你也是借宿在此的，彼此都有未便。所以隔三天之後，你每天早上，可到外黃浦灘的草地上候我。我得了前途的回音，就到這地方找你回去。每天六點鐘起，到八點鐘為度。我八點鐘不到，你明兒再去，橫豎那邊天天早上，外國人吸新鮮空氣的很多，你也無妨學學外國派便了。」

儀芙諾諾連聲，現在別說教他起幾天早，就是給狗屎他吃，他也願意。漢英見他容易著道，心中暗喜。但儀芙的希望，還不止要她介紹同革命偉人相識，心中更有一個說不出口的目的，所以趁漢英和顏悅色的時候，問他女士今天不知可有什麼正事，我打算陪你同出去遊玩遊玩，不知可好？漢英明知他不懷好意，但自己曉得自己不是隨波逐浪之人，對於男子，何須害怕，況我現在正利用他的野心勃勃，方可使他自投羅網，這一回也不必拒絕他了，遂即歡然應允。儀芙喜不自勝，他這幾天，因天天預備漢英前來，故就足不出門，也穿著洋裝，打扮得乾乾淨淨，在家恭候。此時無須更換衣服，拿一頂草帽戴了，就和漢英一同出來。儀芙素知漢英不愛逛遊戲場，故此請她坐汽車，往西鄉一帶兜風。

兩個人都是差不多年紀，並肩坐在汽車中，招搖過市，怎教儀芙不魂靈兒飛上天去。汽車開得風馳電掣，他也如騰雲駕霧一般，不知身子落在那裡。一雙色眼，望著漢英，面上似笑非笑，似哭非哭的不知怎樣才好。漢英看他醜態百出，就請十八個畫師，也難描摹他這副嘴臉，心中又氣又是好笑，暗想他死在臨頭，自己還不知道，猶自癡心妄想，天鵝肉豈是你這種友誼全無之人吃的。照他這般舉動，自己本願不再陪他坐汽車了。不過前天已答應美良，為替同志除害的緣故，情願犧牲自己的色相，故也不得不由他輕保有時儀芙手足偶觸在她身上，她只自己讓開些，始終微笑無言。儀芙更如醉如癡，只恨汽車夫在旁，自己不敢造次。

坐汽車坐到傍晚時分，儀芙要請漢英吃大菜，漢英也不推卻，他拼著今天把自己這個身子，除卻侵犯之外，別的由他指撥，料他從此以後，永無再戲弄我的日子，這是為同聲受辱，不足為我清白之玷。她的心理雖然如此，但儀芙方以為佳人有意，樂不可支。吃大菜時候，忽對漢英慷慨言道：「我尤某幼習詩書，少壯留學東洋，得識許多革命同志。近年以來，奔走國事，臥薪嚐膽，家事久置不問。回想白髮雙親，無人侍奉，心中常抱不安。四書上說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像我飄零湖海，今年二十三歲，猶未匹配妻室，不但無以慰父母於堂上，更何以對祖宗於地下。因此我久欲物色一個才德兼備，像女士一般學問容貌的女子，結為夫婦，倘得如願以償，我也不願再做這浪跡天涯的游子勾當，決意伴我意中人，回轉故鄉，奉養父母，我也就地開設學堂，致力教育，每日天倫歡聚，豈非人生至樂，但不知何日能遂我一腔心願罷了。」